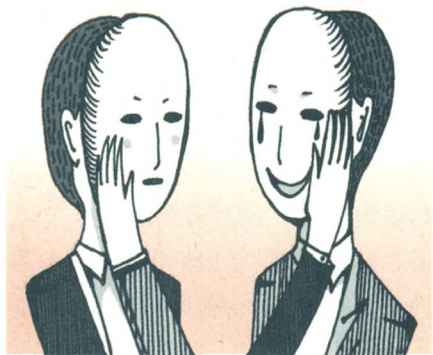


蒋方舟杂文两篇

人活在世上的品相



章诒和在《伶人往事》里讲过她的父亲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：

刚过午休，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就进了章家厨房，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，等水烧开，放碱，然后用碱水洗厨房，洗到案板发白、地砖见了本色才罢手。再过一个时辰，又来了一拨穿白色衣裤的人，肩挑手扛着整桌酒席用具，还有人扛着烤鸭用的大捆苹果木枝。

院子里，肥鸭流油飘香，厨师在白布上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、炊

具——连抹布都是自备的，雪白。

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，结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。

章诒和的评价很动人：“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，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，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，精心琢磨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。”

那一代人如何活着？具象地说，是活得“有规矩”；抽象地说，是活得“有样子”；简单地说，是活得有尊严；往大了说，是依然有着某种精神制约，服从于某种精神力量——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力量。

伶人已逝，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王世襄的去世，让很多人哀叹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束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两个字：“讲究”。

“讲究”的生活一度被批判为“小资”，而“讲究”的人，也只好遮掩着对于生活细节的爱好，悄然毁掉了自己的“样子”。

直至今日，人们终于不必隐藏对于生活细节的追求，以至于对物质有种报复式的追求：把苦过的日子赚回来。“享受生活”的说法重新回到流行话语当中，并且被等同于豪门豪宅豪车。

享受生活，不应是享受生活的豪华，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。

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谈论器物时说：“每天使用的器具，不允许华丽、烦琐、病态，而必须结实耐用。”朴素的器物因为被使用而变得更美，人们因为爱其美而更愿意使用，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样的默契和亲密的关系。

人与器物的关系，如同人与生活的关系。

我刚刚去了日本的京都，那里的旅馆，常常给人“家徒四壁”的感觉：朴素、吸音的墙壁，一张榻榻米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，洗澡、如厕皆不在房间内。这样的布置，简单得几乎有了“寒苦”的感觉，除了睡觉、喝茶，似乎没有

其他的事情可以干。

出门，连庭院都是枯山水，人就这样形影相吊，只有空气中苦凉的香草气相伴，所有的生活纹理却变得异常清晰，再耐不住寂寞的人也被迫正视起生活中的一点一滴。

现代人往往筋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足，然后花大价钱、大把时间去清贫简陋的环境中体验，并命名为“修行”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。

殊不知，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。

我们谈论金钱，谈论社会，谈论变革，谈论技术，谈论未来，却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。当我们谈论生活时，我们谈论焦虑，谈论烦恼，谈论不满，谈论他人，而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的本质。

生活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。

（选自2014年第418期《新周刊》）

阅读点击：认真阅读文中画线句，自选角度，照此仿写一段话。

作为读者的谦虚

在北京，我目睹过很多场次的“作者见面会”。即使是名气不太大的作者，也有人数多到超出预计的读者早早抢占座席，看来“吃到了鸡蛋，不必见下蛋的母鸡”的说法，并没有深入人心，人们还是要去听讲座——重点是

看看那个作者，看他和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吻合程度有多少。然后就到了提问的环节，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，开始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看法，最后以“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？”来结束提问——其实，这不是抓住机会，而是过